

澤堂集

奏文
咨文
揭帖
丹文
教書
石允批卷

箋
啓
檄
園書
疏

別生九
一

卷十六

~ 16
2384
4



和
號 2384
卷 10-4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一目錄

奏文

請刷還遼民奏文

咨文

孫軍門前移咨

張遊擊沈叅將前回咨

揭帖

張遊擊前回帖

張遊擊前三公回帖

沈叅將前回帖



沈都督前回帖

政院答登州李差官帖

白副總前回帖

冊文

昭顯世子謚冊文

王世子竹冊文

教書

甲子平難後頒赦中外 教書

教全羅監司宋象仁書

教平安監司李尚吉書

教黃海監司李景容書

教副元帥鄭忠信出將書

教八道都體察使昇平府院君金瑬書

教平安監司洪命考書

南漢圍城中教諸道士民書

丁丑還都後犒從行將士 宣諭教書

甲申討逆後頒赦中外 教書

王世子冊封後頒赦中外 教書

丙戌會盟祭後頒赦中外 教書

丁卯宣諭三道士民書

不允批答

領議政五度呈辭不允批答

箋

冊封準請後賀 大妃殿箋

本朝冬至賀箋

大殿誕日 王世子賀箋

賀 王世子嘉禮箋

本朝冬至賀箋

本朝正朝賀箋

大殿誕日賀箋

皇太子冊封後本朝陳賀箋

皇太子前冬至賀箋

大行王大妃昇遐奉慰大王箋

啓

冬至賀方伯啓 牧忠州時

檄

諭島中檄文

國書

與金汗書

答倭人問目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一

奏文

請刷還遼民奏文

朝鮮國王謹奏為遼民歸正相繼小邦賑饑無策懇
 乞抄留精壯團束編伍發解老弱就食中土事該本
 年日月議政府狀啓臣等據平安道觀察使李尚吉
 申據義州府尹柳斐節次馳報近日歸順假徒從方
 山麟山本州三路陸續渡江或五六十名或數三百
 名布野成羣春耕麥芽盡行完食途遇餓莩爭相屠
 喫等因又據昌城府使金時若呈遼東飢民自寬莫



地方渡江而來不記其數挖穀種搶奪民家本鎮
倉糧亦已罄竭不能賑救等因又據龜城府使趙時
俊呈遼民飢餓者攜負妻子或三四十名或六七十
名逐日渡江出入村間村民亦飢不能供應相繼逃
竄等因又據清城僉使鄭名振呈假撻五十餘名自
邦邊過江前來不堪飢餓奔突村間討索食物小不
如意輒肆毆打委屬悶慮等因得此卑職竊詳近年
以來遼民出來我國者既不勝計而今又過江來歸
者繼屬不絕舉皆飢困或相殺食其流離濱死之狀
所不忍見本道兵興以來存值凶歉公私倉廩一時

罄竭賑救之策萬無其便等因又據管餉使鄭斗源
申大槩相同據此臣等會議得遼左一路久為犬羊
盜據使數百年休養生齒盡為其屬此誠古今罕有
之變神人同仇之憤也幸而毛督府憑仗 皇靈廣
加招撫遺民取淪羶羯咸思歸順前後渡江來赴我
境者已不下數十萬茲豈非朝廷闡寄之全效奴賊
蕩滅之大機乎第惟遼民之來歸者日滋月盛率皆
羸身徒手無以糊其口全活之資專靠於 天朝之
賑施而木道萬里委輸之路理宜間乏為此督府前
後告急求助於本國者勢所難免本國上感 皇朝

天地之恩下憫赤子溝壑之命其於賑之急病便宜之策雖磨頂至踵義所不辭故前後殫竭儲胥以赴庚癸之急者殆無遺力此固督府之所明知也惟其塞土磽瘠旱災連年民乏蓋蔽官無稅入邊上之見糧已絕積年防戍飛輓轉漕內地之蓄積已空公私赤立餓殍相望沿江分鎮之卒饋餉屢竭督府原操之兵助給亦艱主客俱病彼此無策當此之時數十萬遼民來聚塞下彌滿道路散布田里既無生業又無定廩嗷嗷告飢貿貿垂死間有自相屠食以延斯須之喘息者各其地方官司雖方逐便賑貸勢不能

徧終必難繼凡民氣獨尚可哀矜况我上邦歸正之民飢死於我土地而無粟可賑無策可濟則不惟同胞顛連人理之所不忍必將得罪於父母之邦無以自解如邊臣所報搶奪劫略之患有不暇計也臣等百計思惟唯一策可以紓近憂而無後咎今若除將督府已經揀選留操者外其餘老弱男婦盡行捲送于登萊則以中國之廣太平之蓄其於賑恤全活當易為力不啻如涸鱗之投江海不但數十萬生靈得脫水火之厄莫居安樂之鄉小邦亦免視死不救之罪而專力助餉督府亦得一意征繕無飢羸渙

澤堂集
散之虞揆諸事理實為兩全今宜作速聞奏 聖聰
以待明降施行一面咨會都督府轉報 天朝各衙
門從長計議了當則其於救活遼民之道允為便益
等因具啓臣得此叅商遼民背逆歸正繼屬而至此
誠 皇威所及奴賊自困之勢也撫綏之方尤宜加
厚以勸續來之衆而緣臣土地窄狹生穀有限中經
壬辰之難累世蓄積蕩然一空先臣昭敬王盡悴拮
据什復二三頃遭昏虐間位生靈塗炭殆無遺業臣
以綿薄當此板蕩之極夙夜完聚茫如捕風不幸連
年灾歎飢饉荐臻竭公私之藏以調戍卒之餉以奉

督府之需猶患匱乏今此流民男婦數十萬口不耕
不商仰人而食雖以天下之大尚難計口資給以臣
凋弊一隅殫竭餘力決難接濟以救朝夕之急終必
至於共為餓殍而已臣之以此獲罪固不暇論其在
皇上覆育之仁督府懷輯之計亦大有所損此實天
下事會得失之機也伏願 聖慈特命該部早賜裁
處救斯民垂絕之命恢伊虜蕩平之圖兼令小邦得
追罪悔以延微緒上下幸甚臣不勝兢惶懇祈之至
緣係云云事理為此謹具奏

咨文

孫軍門前移咨 辛未四月初五日

朝鮮國王為皮島諸將奮忠協謀克殲叛賊事議政府狀啓該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據皮島接伴使李景憲馳啓該本月十六日劉興治聚集降獐八十餘名披掛盔甲劫殺大小將官焚其屍屠戮島中漢人不記其數至十七日又南商五十餘名沒數戕殺盡奪其貨搜取島中各人兵器密問其故則漢人潛言曰興治欲率島中人民將投奴穴人皆不從以此縱其降獐恣行殺越明日將屠一島生齒劫殺接伴使並手下譯官等投入虜中事且罔測使臣宜預知之臣

與譯官等計無所出唯欲自縊聞至本月初更時分忽有放炮發喊之聲與治衙門後峯漢兵屯聚如林炮響震天火箭蔽空島中如晝闕至十八日昧朝漢人爭殺降獐及其妻子衙門廨舍燒燬無存興治及其兄興基與良等與其心腹人俱被亂兵殺死首事將官游擊張燾叅將沈世魁李永同呂得寶等因島中齊憤之人克勦叛賊招通官玄頊等言曰興治謀叛 天朝定於本日盡殲島民劫拿陪臣投入奴中引賊圖害爾國俺等冒死奮義幸賴天佑殪彼大憝並殺降獐降獐之逃脫乘船者不過三十餘名陪臣

可速出去行會本道布政節度等官嚴加緝捕漢人男女奔迸到彼者優加慰撫仍令麾下官就發令箭二枝給船出送及臣出來也張沈二將皆見臣言曰島中生靈天佑獲生但此灰燼之餘將未免飢死誠可矜惻陪臣禎啓知國王濟活赤子丁寧勤懇不啻再三又接平安兵使柳琳狀啓據島中張沈兩將傳通捕得興治降獐腹心數人究問皆言興治與奴相通誘引奴兵潛駐鳳凰城近處將欲襲據朝鮮分王興治兄弟仍脅降諸島寇犯山東兇計已定而不遂等因續接該道狀啓胡將龍骨大方駐九連城出

沒窺覷形迹叵測今聞逃獐投入龍胡駐處龍胡始知興治敗死奸謀中沮仍留灣上托以開市恐嚇萬端殆不可堪慮其一朝大逞則我兵單弱恐難抵當等因據此為照興治與良兄弟以梟獍之性習臊羯之俗雖革面歸正而陰懷非望聚集降獐敢肆兇計擅殺欽差將官陳繼盛及許多官吏自領島衆其罪滔天我國不勝憤惋欲為天朝行討逆除兇之舉大興舟師進薄椴島而興治等詞機跳去久而後還稱以已受欽差官號我國雖疑其詐而或慮其然不無投鼠忌器之嫌正疑信間得孫閣部移咨及諭朝

京陪臣帖文有投誠效忠或待以不死等語我國因此罷兵姑務含忍至遣陪臣兼察事情去後不料伊賊禍心已稔完威益張締交奴賊刻期投降輦輸財寶往復書牘方引奴接應大殺島衆又遣同黨李見尹光裕等謀創軍門差官李自華張大謨等獎邦曲為周防幸而得免究其姦逆之狀不唯吞噬我邦亦將凌犯上國危機之迫間不容髮幸賴張沈兩將忠義奮發張膽振臂盡殲降捷快磔完魁島民再全海氛稍廓此誠轉危為安之大功我國亦與庇賴凡在聞聽莫不慶慰第聞島中之糧義屬急病方催餉臣

運米接濟而兵火之餘公私匱竭恐不能大有資給合無將此等項事情備咨軍門以為登時轉奏之地等因具啓得此當職竊照興治反覆作逆之狀猾奴東西犯搶之勢一至此極幸而漢將等亟除大寇摧其角距弊邦亦得以朝夕維持茲可謂不幸之幸至於轉糧周乏以濟目前之急此在弊邦義不容忽視且念往者得見軍門在寧遠時上孫閣部書備悉東江之弊千里之遠不啻目見今者島中屢經事變危而後定益知軍門大人先見之明辰告之猷非人人所及弊邦竊自嘆服想大人碩畫必有先後之圖為

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張遊擊沈叅將前回咨辛未四月十一日

朝鮮國王為借糧拯急撫衆全生事崇禎四年四月初八日准 欽命閣部標下火器遊擊署都指揮僉事贊畫東江前協營事務張協同叅將沈咨前事節該逆惡劉興治殺戮將士更制併營志驕心變恃降夷為心腹縱貪婪為爪牙流毒商賈屬禁往來內地各島糧儲日訕歸罪於人恣殺無辜天奪其魄將士齊心惡孽已殲降夷盡掃免患養虎解腕决癰惟恐一路訛傳內地風聞防禦益密卽有前島糧艘必也

暫停矧塘報日作方得啓行直待到彼始得接濟則此島民生已作溝中瘠矣不獲已而乞憐以延朝夕之命貸糧萬石萬懇俞或待餉到推償或許布帛互易折定價値經令有司湊辦飛輪至島以拯嗷嗷豈直保赤同仁 中朝感戴抑且好生上德篤祐無疆且劉氏始於暴而尤荷貴國軫念尚許易糧以補不足茲反邪歸正轉危為安總總林林朝廷赤子貴國寧忍坐視而不之救必至於飢而死也用是合咨前去貴國煩為查照速發接濟得不視為尋常等因准此行據議政府狀啓臣等竊詳島中兩將快殲凶

孽撫安兵衆此實疆域之大慶惟是創殘之餘倉廩已罄雖天朝早晚接濟而島民目今飢乏委遣行李有此咨會此實我國之所同憂臣等之所預慮者也向者與治冒稱欽差持貨請糶本國不論其他只為上國黔黎容許貿販以濟其乏况今島中討叛除患事同一體凡有緩急尤宜周恤第念彼時繞經秋獲公私尚有餘儲故艱難收聚以副其求矣今則兩西儲峙冬春轉餉已盡這邊各軍方切呼庚民間乏食春夏尤急所請萬石之貸決無辦出之策已令拮据二千石米穀發運入島想必不久收領且劉差李

見尹光裕等前來所買各穀尚在沿海列邑未盡輸去若使島中自送船隻載運則庶可接續賑給以俟西船出來允為便益等因具啓據此為照前日劉賊在島時尚為上國赤子出穀相救况今大人盡忠之日有此告急竭力相副義所不辭顧惟弊邦兵火之餘財匱愈甚雖島中喁喁之訴如在目前奈邊儲蕩竭之虞難恤我後萬石米穀之糶正如龜背刮毛彼此情勢俱屬困涸誠不忍恣然坐視已令餉臣運致二千石想卽領訖此外李見等所買之穀尚未盡運見在沿邊各邑貴鎮便可發船自運則西船出來之

澤堂集
前庶可接續支過為此合行回咨請照驗施行須至
咨者

揭帖

張遊擊前回帖

轅門云邈際會無從惟逖聞風儀每勤翹企茲者大
人亟弭變亂再安疆場遠枉寵牘副以盛儀以疇昔
景慕之私承今日眷念之厚感厲之懷當何如耶想
其攘禍於蛟鱗之口决機於呼吸之頃履危蹈險忠
勞兩著此誠天人響合佑善殫惡之期凡有血氣孰
不抃躍乃若彼奴結連姦逆潛圖吞噬固其狼心至

於窺島之謀索船之喝一至於此其在敝服羞辱已
極同聲相應同患相救在凡庶且然况敝服與貴鎮
不啻唇齒我目今西餉尚緩半菽告飢大人調餉之
計固宜焦煎其於寡人周急之義亦安敢愆然顧此
間邊封方罹飢歉自救不暇雖卽令餉臣罄竭輸致
無以準塞來請之數是恨其他曲折咨會備矣土宜
不腆統惟鑑悉

張遊擊前三公回帖

日者疆事多虞島變再訖此誠危急存亡之機也不
意两大人奮忠義盡除凶虐天下之慶屬國與焉職

等逖聞風聲竊自增氣縱未能展賀門屏以效悃幅
引領懸情耿耿未已行李之來華函下逮自顧踈卑
何以得此仰紐眷顧采增感厲第聞島中兵創之餘
糧價是急此固敝國君臣預所軫憂者其於拯救之
義豈待諄復之教哉顧念邊方輸輓已盡自患空乏
又值大旱兩麥亦枯此時徵發有同童叟然在同病
不容翹視寡君已勅餉臣傾倒困廩運致二千石之
米穀想朝夕交解也至於奴虜索舟之喝渠何敢爾
集音至此敝邦之羞憤多矣竊計三錫之命不久昂
至惟冀益恢嘉猷永寧東土幸甚幸甚時且向熱起

居加熒統希崇亮

沈叅將前回帖

自聞大人奮忠義除凶殘聲猷丕彰遠近咸聳不佞
懷仰風槩不啻飢渴茲者辱檄遠屆詞意譎然捧繹
數番如承辟呬不覺海嶼之為闐也卽今貴鎮腥穢
盡滌兵民大安此誠天下所同慶 聖上絲綸之褒
不日月而當降東江管鑰之重非左右而疇托哉至
於軍儲之乏西餉之滯勢固宜爾而半菽之憂方在
目前豈惟大人拯救是急不佞聞此殆欲廢食也顧
敝服自困涸涔啣沫不足以相濡斯為切怛耳已令

餉臣罄竭餘儲登時輸致容會備矣所蒙盛儀尤以
愧荷不腆伴書聊效衷私統希原灼不宣

沈都督前回帖

鄙价之還華牘又至開示神秘曲加提誨不啻辟耳
詔之苟非信義交孚肝膽相視不殺何以獲此感激
涕零言未足喻伊奴僭逆益甚敵邦大義當絕雖知
禍至無日亦惟致命遂志而已今荷來喻兼悉鄙价
口宣此是翕張禽縱之機虛實竒正之妙日者不殺
因監軍指揮委遣譯謀意實在此終當銘佩嘉訓誓
竭駑鈍真可以紓荐食之急而完掃蕩之圖者敢不

自力耶屬垣是惧書不盡意不任企竦感厲之深統
希心亮不宣

政院答登州李差官帖

猥蒙辱翰具悉深眷兼認撓攘之餘且得安泊幸甚
幸甚念惟大人冒犯風濤備嘗艱阻勞悴如彼而不
意又見劉差迫脅未免戒心敝邦聞見誰不愕惋至
於守土之臣共為周旋乃其職分何容稱獎儻從之
在船所者該司已令供接計必朝夕無乏不足煩委
慮也今聞興治謀投虜庭方逞姦宄賴張沈兩將奮
義剷除此誠皇靈遠暢以致大慙自滅不但為左

右歸途之便也喜慰之深敷宣曷既統希盛照不
宣

白副摠前回帖

仙槎倏旋時序又更欽想清裁祇勤私戀迨茲鄙价
之回有此華翰之辱眷意靡替軫念有加深繹詞音
况承警咳自不覺海營之為遠也日者遠臨陋止提
策備至自謂危邦再造之會矣不意遐筭未展軍機
遽變來諭之言良足慨歎然而火具之請木道之改
俱係敝邦顛望之切而乃蒙左右主張申請已承督
府准許不佞之受賜大矣咨呈之便當一依盛誨庶

不至稽誤也惟望撫臨益必終始大惠不任區區嚮
儻之至聊此肅械申謝統惟台亮不宣

冊文

昭顯世子謚冊文

天降大戾遽遭繼體之喪國有彝章宜備崇終之禮
勉循公議少酬至情惟爾世子某孝友因心英明挺
質詩書就傳早膺儲貳之尊監撫分朝普慰軍民之
望豈料魯難之滋甚而致秦質之久淹星霜九年祇
續音問水陸萬里備經艱關尚賴中孚之感人終獲
前曜之返國承華再闢率土交懽將謂否泰回環大

開宗社之慶亦知拂亂增益不恢付託之圖嗟予
負何罪辜俾爾罹此夭札殆由勞瘁以成瘵豈徒鍼
藥之乖方父子相逢曾未數月幽明永隔奄及一朝
投血拊心忘疾痲之在已殷憂永念若夢寐之非真
爰思表德而流光要在易名而詒後茲遣某官某捧
冊贈謚曰昭顯於戲重哀不暇虛飾嘉典不容溢辭
儀形已亡雖莫追於泉壤行迹可紀尚有徵於簡編
庶幾精靈欽此寵命

王世子竹冊文

宗儲正位是帝王垂統之宏規付託得賢乃聖哲基

作弘
泓一

命之至計茲丁濟屯之會尤切固本之敵載稽彛章
式揚顯冊咨爾云云天資明睿器宇淵弘孝友之誠
自薦生稟學問之志不煩師承早標的於价藩彌增
重於磐石執謙奉法仁聞潛孚履險歷艱英譽遠播
屬子寢疾之久遭此繼體之喪顧監撫之尊不容暫
曠念宗社之寄須懷永圖宜膺壓紐之祥克嗣承
華之慶肆予志之丕應實羣情之允諧茲冊云云於
戲難謀者天不易惟位五常百行不外道心之存二
帝三王惟極人倫之至非勤學無以明此理非親賢
無以慎厥修日就月將期毋替保傳之訓星輝海潤

作勤
講一

庶不孤神人之望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書

甲子平難後頒赦中外 教書

王若曰時運艱難大逆猝發於心膺國威燿赫羣凶
悉就於殲誅慶懼之衷綸綍斯在徃屬昏季寔繁凶
徒三綱並隳知晉國之將亂多瘠罔詔識周民之靡
遺藐茲寡躬承此危緒謠悲萋楚誠肯弛於撫摩政
愧蒲蘆仁未徧於施設重因刑網之多漏因致逆節
之潜萌逆賊李适韓明璉等跡本蠢微天賦桀猾方
債帥之熾肆久稔蛇豕之腥及會朝之清明粗展牛

畿甸疑
作甸畿
鯨奔豕突
疑作豕突
鯨奔

羊之力因緣兵柄敢生亂階陰連遺孽指蒼天為可
讐脅驅邊民窺內地之無備創殘我州府戕害我使
臣寇氛彌於畿甸兵氣逼於宮闕雖知鵠起烏合終
就獨柳之誅奈此鯨奔豕突上軫長秋之慮暫勞幸
陝之駕遂督屯渭之師先鋒所加大憝相剪清宮振
旅未淹一旬亂領妖腰即懸雙闕茲實神祇之默佑
抑由中外之協扶無妄之灾轉為迓祥之日有畏則
警倘是落聖之期 宗社之休寡昧何力云云於戲
天所助者必順理無陂而不平大刑用甲兵豈予心
之所欲陽春布德澤暨一邦而維新故茲教示想宜

知悉

教全羅監司宋象仁書

王若曰才非利器不足以治錯盤處非大藩不能以
 興事績雖簡記特出於予衷乃甄品實關於僉允載
 渙綸綍之號式昭旋鉞之榮惟湖南八方之上腴寔
 我東百濟之舊域詩書人物 祖宗之所陶坏財穀
 甲兵京甸之所倚仗粵自寇亂以後重罹昏虐之灾
 詞訟之繁而文風漸蠹於雀鼠賦役之困而赤子或
 化為龍蛇公私已乏蓋藏遑圉只存形止宜得撥煩
 剗劇之才永為先庚後甲之圖惟卿天資直方器識

才疑

通敏叙翹擢秀華聞夙彰歷險蹈危志氣彌烈爰從
 拔茅之日特起禦魅之鄉京師避桓典之驄臺閣聳
 陳咸之節雖汲生出入有願遺補是資然蕭傳歷試
 其才內外奚間久著永嘉之能聲將變帶方之悍俗
 皆能勤勵而辦職豈但噍哺而便民操牛刀割雞詎
 足展布噬腊肉遇毒益見公忠茲授卿云云仍褒加
 二品之階畀按廉一道之柄叙復不待於冬考勘解
 姑賞於度支寵命豈徒然哉王事維其棘矣卿其往
 即乃職恪布舊條勸穡以峙糧畜衆而練卒囊中赤
 丸之剽劫豈惟窮尹賞之嚴苛柱後惠文之彈治亦

澤堂集
應效張敞之學術通政官大辟罪雖由稟裁便宜策
設施方一任區畫於戲威惠兩濟之謂德官民俱利
之謂能志常怠於官成慮或失於機變惟心力不替
於終始即功名無愧於遭逢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平安監司李尚書

予惟王者察能授官本無內外之別人臣陳力報國
寧有險夷之殊况茲關西大藩雄冠八路方伯重寄
秩視六卿膺斯任可謂寵榮在今日或憚擔荷蓋以
新經蛇虎之灾愁痛者未息密邇豺豕之窟吞噬之
方虞欲守則資實已空欲戰則士卒未閱苟非才德

之優異難副軍民之顛望惟卿器宇貞方綜理精密
身冠獨立曾致命於臺端龜印左纍幾見思於州鎮
頃守塞徼之要害最被督府之交懽歷險履危情節
不撓治兵掎角措畫有方曾是不圖反加之罪事有
難於掣肘人孰不為傷心迨予靖社之初首下起廢
之命夏曹之擢用簡厥良儔使之除寔伸前枉雖賢
勞之獨歎豈眷注之少衰茲授卿云云卿可便道就
營綸言拜錫小范巡環慶可知桀逆之膽寒臨淮入
朔方立見旌旗之彩煥懲貪猾撫疲癯一任澄清之
志罪大辟階通政自有稟裁之規於戲惟容民畜衆

可以詰戎兵惟圖國忘生可以樹勳伐非盤錯不足以別利器非栗烈不足以識勁標既君臣誠意之相孚庶緩急捍衛之可恃予曷敢以多告卿宜殫其一心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黃海監司李景容書

王若曰察能授官君務當急分憂共理臣職攸榮茲輟喉舌之班以重藩垣之選苟非文武足用疇堪外內俱宜矧惟黃海一方號為青丘中脊水漕陸輓灌輸之所道程左溟右山鹽鐵之所孳殖壤地雖褊而民物則夥關防最要而戎備頗疎風俗或媮在平世

尚虞於盜剽室屋如磬屬今日荐仍於兵災念此若水無津誰能為國作屏惟卿名標森桂藝兼穿楊經帷諫垣遺補之誠夙著北塞南漢歷試之績尤殊其寬弘足以裕人其精敏足以綜物誠宜畀以虎鉞孰云奪其鳳池茲授卿云云卿其祗膺簡命違布科條黜幽陟明威惠無濟蒐兵課穀本末相資劑燥濕調甘酸毋失歡於督府修城池繕兵甲庶弭變於強胡階通訓悉從剴裁罪大辟方始稟斷其他節目自可弛張於戲非公忠無以宣上風非幹略無以應事會惟不憚於夷險可永樹於功名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副元帥鄭忠信出將書

王若曰俘奴戕彼捻帥自速鯨鯢之誅武臣作我干城宜專斧鉞之命王事維其棘矣予言尚克欽哉惟卿以穎銳之資兼韜鈴之略陳湯通習外國事宜備問於巖廊常惠獨冠五將功果輸誠於板蕩雖勲名之大闡尚險阻之備嘗何意遼寇之逞凶復致漢營之搆亂蹠梁島服倚蛇豕以自強推刃王人肆集獍而無忌豈但邊上之憂方大抑亦天下之賊難容今因按臣之請兵當用大將而出節茲申前命以卿為副元帥八道巡察兵水使防禦助防以下不用命悉

以軍法從事仍其職命兼兵馬之柄責以綸綍總水陸之師卿宜臨難忘生相機奮勇期梟逆雛之首以弭疆域之灾凡諸約條一依軍令於戲功成者易懈慮固則或疎馬革誓心宜無忘丈夫之志麟臺作頌寧可少一簣之成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八道都體察使昇平府院君金塗書

王若曰予惟君臣一體相須元首有股肱之衛文武四方為憲鼎軸兼斧鉞之權所以宣慰淮西裴度成復疆之績視師江上張浚振却虜之威矧當國步之顛危須仗勳賢之夾輔茲申巽命重煩元臣惟卿精

忠本乎世傳文學由其天得清名雅望曾著於穆
陵昌朝直節高風益彰於光海昏季久鬱雲龍之會
得契魚水之歡扶綱常於既淪莫宗社於將墜丹
書鐵券孰爭元勳玄冕沙堤允協輿論何意首六之
灾厄荐值暮夜之惕號艱難險阻之備嘗捨卿誰賴
軍國兵民之兼筦與我共貞增泰階六符之光總邦
政二柄之重功崇而志操愈厲位極而撝挹彌深雖
朝家論議或歧暫淹綠野之遜顧上下情好無間詎
忽喬木之思比緣東胡之益驕方見西釁之大啓羸
糧坐甲便是振勵之機傾否濟屯正急修攘之計非

無耆俊之宅揆僉望舊相之臨戎汾陽晚來百姓與
有悲喜潞公再起重事可以平章茲授卿云云仍分
茅之舊封加制梱之重寄訐謨則與時相之任何異
節制則自元帥以下咸聽卿其體予至懷究卿素蘊
雖該察中外之務抑當專師旅之征豈惟慎固封疆
要在掃除兇醜凡關勾斷一視故常於戲非威望無
以鎮物情非寬平無以詘羣策志壹則勢盛道合則
謀行天道好還倘收澠池之效人心思奮期刷會稽
之羞既休戚之與同宜終始之無怠故茲教示想宜
知悉

教平安監司洪命耆書

王若曰國有藩屏君上所以分憂臣作股肱忠良得以騁力豈直承宣刺舉以平其政實賴關扃鎖鑰之重其威苟非其人疇辦此事矧彼西關一路寔我東國上腴自檀箕而聲教先開際隋唐而兵略最競若英廟之振長策濯征遠屆猪江如 宣廟之控上邦中興肇基鴨綠夫何丁卯之虜釁久致析木之侵纏軍民子女之奔亡瘡痍滿目城池器械之板蕩瓦礫成墟雖事有經權姑試羈縻之計然志存薪膽詎緩牖戶之防尚有數三臣經營猶得八九年撐拄繼是

任者豈不重哉卿名家胄子大科魁元歷試郎僚知文武之兩有超遷臺府見左右之俱宜精明足以審幾寬大足以任重熙河幕府早儲忠獻之材潁川吏民咸稱次公之政故西藩在今為急觀近臣捨卿其誰茲授卿云云先加二品之階即襲勳爵復從九卿而出率視故常褰帷之風采可觀攬轡之澄清斯在卿其勉膺寵命恪布科條馭衆而安民明教而善俗治兵則聽受帥府峙糧則協同餉司律貪殘而獎廉汰庸懦而顓俊謹關津出入毋縱姦而啓戎實行李往來要展歡而存體階由通訓而自剗罪從大辟而

須稟其他節目只在弛張於戲時非險艱不足以表
忱臣遇非盤錯不足以辨利器惟功名可以不朽惟
德義可以無瑕垂光竹帛致位巖廊在此行也卿其
勗之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南漢圍城中教諸道士民書

王若曰我國臣事一天朝二百年于茲 皇朝覆育
之恩至于壬辰而極此萬古不可渝之大義也一自
西虜猾夏我國義在同仇丁卯之變出於猝迫上奏
天朝權許羈縻者只為保全一國生靈之命故也今
者此虜至稱僭號要我通議耳不忍聞口不忍談不

計強弱顯斥其使只為扶植萬古君臣之義故也予
之終始為生民為 天朝者昭如日星此皆一國士
民所共悉伊虜遽肆兇虐輕兵豕突予出茲南漢期
以死守存亡之勢決於呼吸爾士民等同受 天朝
恩澤深以和事為耻者久矣况今君父危迫之禍至
於此極此正忠臣義士捐軀報國之秋也噫予惟智
不能明仁不能博以負爾士民則有之矣今茲禍亂
之作非有所自取徒以不忍背君臣大義也此心此
意通天地上下爾等亦安忍愬然於君臣之義不救
予之急難哉宜各奮智勇或糾合義旅或資助軍糧

澤堂集
器械奮勇北首廓清大亂扶植綱常樹立勲名豈不快哉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丁丑還都後犒從行將士 宣諭教書

王若曰嗚呼今茲禍亂尚復忍言之我以關西千里藩屏而敵至無所碍以江都一國保障而駕出不及赴變至瞬息禍迫眉睫南漢山城是何等國容衛卒數千是何等軍勢耶且爾將士等生非邊地名屬禁旅不識臨陣殺傷之危不慣乘障暴露之苦而一朝置之於孤城之內當天下無敵之健兵較其強弱衆寡不啻如以卵支山以塊障河當此之時國家存亡

君父安危惟在於爾將士之用命與不用命而已惟爾將士等惟懷殉國之忱共奮敵愾之氣或自願出擊累挫鋒銳或分守拒戰大摧梯衝用能變瑕為堅垂陷獲保其勞績有如此者至於山高地凍雪深風猛深房奧處尚畏寒凜而爾等頭無蓋覆坐無藉薦肌膚慄裂手足皸痲歲時逾邁晝夜不休蟣虱成疹風塵為眯死者無櫛櫛以斂傷者無藥物以療其危苦有如此者及至長圍益密援軍皆潰糧餉垂罄薪芻先絕勢窮力憊指日待亡而爾等鬪氣未衰守意彌固誘之而無應脅之而不動其誠節有如此者嗟

乎此三者古今至難而爾等處之裕如予何以得此於爾等哉予既不辟始之不能厚養兵力維持邊圉終之不能審機處變彌縫隣敵今之國破身辱非爾等之咎乃予一人有罪幸而國復身全非予一人自辦實賴汝等力也尤可念者人情各愛其父母妻子孰不欲相保於患難而爾等違棄其親從我于險難當其被圍自城以外為敵所掠瞻望憂傷心腸餘幾及此歸家流離死亡不全一財產蕩覆室屋殘毀誰與為親孰與資生子雖不保所愛儲宮王子拘在異域此予之自貽誰怨誰尤言念爾等失所至此慙

痛之深尤不能為懷也嗚呼昔在山城予以若父子相保之義申飭于爾等以為誓言矣今者國用已空軍賞未舉官爵不能徧行伍給復難以裕朝夕子之救父則既然矣父之保子則未能也惟此一心眷眷恤恤視爾疾苦如在身上乃予不敢忘前言者也爾等亦必恕而矜之今以草具薄物親餉爾等此奚足以盡予心之所存哉嗚呼酬勞念功君上所以逮下盡忠立誠臣子所以事上爾將士等宜各勉勵終始惟一是一予區區之願也

甲申討逆後頒赦中外 教書

澤堂集
王若曰時運屯難寇戎幾發於蕭牆社稷靈長鯨
鯢悉就於齊斧肆揚渙汗之號丕示喜懼之衷予以
寡昧之資叨承艱大之業推誠待物納污棄瑕而不
疑量能授官絕纓盜馬之並畜志惟勤於弘濟禍故
藏於隱微逆魁沈器遠等駟僧之才豺豕其性當風
雲之會粗效尺寸之勞假閭鉞之權益肆號餐之慾
尚念廬綰同乘之舊謬加龐萌寄命之哀爵已濫於
上公名驟玷於左揆臺章劾職適稔跋扈之兇盟府
養閑便作萃逋之藪乘予未寧之候逞其不軌之謀
山城守禦之兵畀親戚為外應禁垣環衛之卒換編

禪以內圖推周宗之末裔將欲何為藉漢船之虛聲
衆所共惑謂名流五十輩即擬芟夷指將相一二臣
先期撲剪部分已定犒餉再行履霜堅冰非一朝一
夕之故詬天吠日是不奪不饜之心幸賴三靈之共
扶詎容大憝之敢越中夜之變將作盍朝之鳴已聞
蛇舌集音即爰書而莫遁妖腰亂領伏常刑而無辭
雖念亂省讐增予懷之內訟然轉禍為福在羣情而
咸欣云云於戲天道或陂而平人心有畏則懼雷電
皆至敢緩助教之刑和澤旁流尤貴更新之化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

王世子冊封後頒赦中外 教書

王若曰前星示變方念震儲之虛上天申休旋啓離明之慶茲攄悃悞敷德音若稽古昔之猷必先冢嗣之定豈但早建豫養邦命之所根基抑亦監國撫軍民望之所係屬矧予寡昧履運艱屯疾病纏身萬機多曠灾荒溢目百沴交并不虞繼體之喪遽丁剝床之極嗣孫稚藐既未卜其長成國勢危疑恐難保於朝夕理有變則必通經非權則莫濟以弟紹兄實有 祖宗之遺則推長立適誠為社稷之遠圖鳳林大君某資質聰明器識英偉孝友之行夙著於宮闈

詩禮之文不煩於師誨有寬弘容衆之量有敏達成務之才備嘗險難華聞彰於遼界操持儉約仁聲播於京西斯為國論之公豈非天意所在議發而卿士從協策決而民庶懽欣乃於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消吉備儀臨軒宣命冊封為王世子於戲元良國之本封典福之源訟獄謳歌宜同翊戴之願天地神祇庶回平泰之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丙戌會盟祭後頒赦中外 教書

王若曰夷兇靖亂人臣之大勲顯忠酬勞國家之令典茲申帶礪之誓式敷渙汗之音永言寡昧之姿遭

澤堂集
此屯厄之會疆場多釁螽賊因以內訌撫馭乖方狂
獠由之上僭雖亂萌隨發即剪顧予躬省讐有慚不
圖將相之班乃伏梟獍之惡積驕成怨久稔無厭之
心抵隙蹈瑕敢懷非望之計憑城社而蒐隱倒干將
而弄兵連內外守禦之軍形勢交扇戒朝日牛酒之
饗事機垂成尚賴爪牙之刺姦而致股肱之協策犯
闕之謀既洩衷甲之變自銷日舒風揮氛侵大滌雷
車轉電震魑魅莫逃渠魁快殲羣黨盡磔無亡矢遺鏃
之費鯨鯢就京觀之封轉一髮千斤之危宗社有
盤石之固苟非忠貞之效力曷膺封爵之䟽榮繼有

民人疑
作人疑

荏苒之徒實潛蜂蠆之毒綠林青谿之聚豈惟攻剽
州閭狐叢魚腹之妖敢欲侵軼京甸以國家威信之
已著伊湛斧誅討之不留雖發告初止於一人然功
令允合於三等並前後以叙秩均大小而施恩田宅
民人依茅土之名數犀金緋紫煥雲臺之儀形推及
父母子孫舉蒙封贈恩澤消日辰以將事告神祇而
歆盟悉遵彝章備舉緝禮於戲君臣貴乎一體休戚
期於共貞鐵券丹書自今茲而始錫黃河白水暨苗
裔而長存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丁卯宣諭三道士民書

王世子若曰國運屯難奴夷猖獗連陷大鎮猝逼內地我主上深惟宗社大計且慮慈聖震驚遷幸江都以為據險遏賊之圖且命余小子受分朝之寄視師于南顧茲冲幼當此艱鉅聖上非無顧復之念余小子亦豈忘晨夕之奉哉所以割慈忍愛冒險就遠以至於此者庶幾維繫民心鼓動義旅拯君父於艱危回國勢於顛隳此誠區區之至願而未知所以為計也惟爾三南士民自乃祖乃父涵泳二百年文明之化忠信之美比屋可稱變亂之際常賴其力雖國家負爾士民爾士民未嘗負國家遠而壬

辰之亂近而适賊之變爾士民乃祖乃父及爾之身或率旅勤王或聚糧濟餉厥有義烈昭載紀籍酌報之典有不暇言也况今胡羯之灾古今所罕腥膻汚於疆域禽獸逼於人類此正忠臣義士忘身殉國之秋立事圖功之會也誠願士民等咸奮厥志各殫乃力父詔子兄告弟或倡起義旅或募聚義粟或捍衛江都或遮截漢津或出奇勦賊或行謀探賊大小齊奮遠近相應庶可以衆成功因直為壯中興之績非爾士民將誰望哉曩因廢朝橫政瘡痍未蘇聖上臨御國家多故雖心切如傷而實惠未敷爾士民亦

必諒之至於號牌之法本欲均賦繕兵以防寇賊之
釁而有法無人操切太甚以致邑里怨咨咸懷不便
主上深懲其故除實軍案外已將原牌案燒除不用
中外罪囚惡逆大故外皆加盪滌爾士民亦宜各陳
弊瘼各效計策則凡係關民生利病庶政得失可行
可罷者余當便宜從事其有奇材深識可備帷幄武
用材力可合將領者或限於科目或局於常調沉淪
草萊不獲展布者必多有之宜各奮風雲之志毋失
經綸之期或杖劍來赴或勸駕起送余當聞于大朝
承命除拜雖至一材一能微勞細功亦將甄錄收叙

武用材
一作英
勇膽

毋或失信嗚呼非忠無君非孝無親中國之所以異
於醜虜生民之所以異於介鱗靡不在此余小子雖
未敢多告爾士民其尚念我 祖宗念我 君上毋
遐棄余小子以佑我邦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不允批答

領議政五度呈辭不允

批答

初本註 疑 答 完 平 李公

王若曰蓋聞輔相不以吏事為能耆宿不以勤力為
禮况風雲之會曠古今而罕逢而疾病之來在賢聖
而難免雖欲循一時之忱懇其奈負萬姓之顛瞻卿
以山鎮元功歲寒餘勁當先朝之開泰尚勤調和屬

寡躬之艱屯能忘締搆故予每以總綱而倚重何卿
輒以盡悴而致痾矧憂疑之未寧又設施之方徧卿
若去位孰與興邦天時漸涼藥物宜近神理默佑差
痊可期卿雖煩於五辭予曷敢以多告

箋

冊封準請後賀 大妃殿箋

宗祧再安咸仰擁佑之慶封典誕降允賴籲告之誠
凡在含生孰不歸美恭惟德配乾健慈協春溫摯任
徽音率壺儀而靡忒隆祐淑烈當事變而益章既定
策而亨屯仍準請而錫羨臣等苟全餘命獲覩洪休

追 宣廟之厚恩縱蔑涓埃之報奉長樂之壽祝願
效嵩岳之呼

本朝冬至賀箋

璿璣齊政爰屆復亨之辰玉燭調元式符泰來之運
乾坤衍慶雲物騰輝恭惟道合生成功參化育殷憂
啓聖轉一作拯屯漢家百六之灾建極叙倫膺箕疇
九五之福日又南至世方中興臣等幸廁鸞行俱霑
鴻造遭千年之嘉會縱未效於替襄率亞歲之舊章
庶殫誠於謠祝

大殿誕日 王世子賀箋

伏以五百年有作載回電繞之期億萬歲無疆丕膺
天申之祿寰區之內蹈舞惟均恭惟欽明允恭神武
不殺握乾符以正位大啓撥亂之圖建皇極而錫民
益光垂裕之業茲當誕 聖之節寔闡基命之休伏
念猥當儲尊獲覩盛際問寢視膳敢昧孝敬之心就
日望雲願先岡陵之祝

賀 王世子嘉禮箋

明禹繼明既協元良之慶大婚為大克睹嘉禮之成
不顯其光無競維烈恭惟鴻猷御世燕翼垂謨嫡長
而賢早從宗儲之建情文咸備載闡塗娶之儀萬福

斯原兆民攸懷伏念臣逖守外封遙聞盛事逆龍樓
虎闥之邃莫陪師師之班賡鳩洲鵲巢之篇願頌婦
婦之化 此篇傳寫已多訛舛今不可改

本朝冬至賀箋

陽初動於子半既徵義爻道勿憂於日中方恢漢運
乾心無改邦慶重新恭惟理契先天姿挺上哲勵精
圖治惜寸陰以孜孜轉災為祥廓妖氛而蕩蕩矧當
履長之候益驗亨復之來伏念纍綬迹縻添線才短
鷓鴻蓬羽縱阻大明之朝葵藿迎暉自覺長安之近

本朝正朝賀箋

瑶圖正極方啓再造之期玉律回春式迓三元之慶
天人合化上下均歡恭惟體乾之健濟屯以明無疆
恤無疆休戡定之勲屢集得其名得其祿保佑之命
重申矧當歲朝維新景福伏念遽數荳曆徒忝竹符
騰嵩岳之三呼但知抃手而蹈足望蓬萊之五色不
覺翹首而傾心

大殿誕日賀箋

青丘鞏基方莅再造之運赤光呈瑞爰丁初度之暮
千歲為春一人有慶恭惟聰明作后仁孝御邦金戈
省躬咸仰不殺之武玉衡齊政載光無前之烈茲屆

烈疑
作功

電繞之辰益邁川至之福伏念誠微葵藿報茂涓埃
迹滯雷封縱阻呼於嵩岳情懸星極尚翹首於終南

皇太子冊封後本朝陳賀箋

皇基永固早正儲嗣之尊帝澤誕敷欽承綸綍之降
四海均慶一邦與榮恭惟守位曰仁畏天時保心傳
龜範叙彛倫於東韓道闡麟經聲義烈於中夏有此
勅賚之優異疇非寵靈之荐加伏念幸厠具僚欣逢
昌運朝宗不隔想漢儀而如新率土同歡邁周行以
增抃

皇太子前冬至賀箋

黃鍾應律正屬一陽之回蒼震呈祥誕膺多福之集
歡均動植慶洽寰區恭惟睿智夙成溫文日就升儲
主鬯早副四海之心視膳問安不違三朝之養茲當
復亨之候允宜茂對之休伏念叨受偏封欣逢景運
龍樓曉闕縱阻鳴王之班鯨海波恬敢忘行李之聘

大行王大妃昇遐奉慰

大王箋

壬申

長秋侍瘳方行罔害之休東夏纏凶遽承陟遐之計
凡居慈覆舉切痛摧伏以 大王大妃德符坤貞運
撫屯難金墉久閉未沫塞淵之徽珠襦重臨咸仰擁
佑之慶云何不淑而有斯恫恭惟孝思夙彰孺慕靡

極問安視膳至養已違備禮盡情巨創甫始願寬終
天之感勉副率土之心臣忝當藩服滯守闕隅明庭
阻班徒切追攀之念亮陰在望莫申奔問之誠

啓

冬至賀方伯啓

丁卯

牧忠州時方伯即白江李公

初陽肇氣喜梅柳之重新君子得輿慶輶車之孔邇
坤雷始壯福星增輝伏惟玉筍金馬之英天根月窟
之學或潛或躍大明六位之成知柔知剛不失萬夫
之望茲當亞歲益膺休祥伏念三字符存百里才拙
赤豆煎粥逝將尋北山之居青藜照書倘相憶南宮

之宿
檄

諭島中檄文

大明御宇率土臣順無論遠邇咸圍至理凡有大小
罪辜王法具在薄海內外無所遁匿雖復奴夷逆天
遼薊梗阻 聖天子威靈燁赫 廟略遐布東土之
平指日可卜况彼麾下小校俘虜餘息曷敢奸亂統
紀戎害主將以掩天日之明哉副搃兵陳大人欽承
皇命代領毛鎮此實聖朝之幹臣島衆之司命也雖
功績靡效而過惡無聞設有微細違慢按司督府自

當訓飭今者逆臣劉興治歸自虜庭陰懷異圖挾豺
狼之勢肆蜂蟄之毒嘯聚倖獍敢行悖逆擅害欽差
主將延及通判等官許多忠良之士舉罹兇虐猶且
劫持軍衆盜竊旌旄將欲專據江關阻絕海津憑恃
醜類窺覷皇畿叛形炳火逆氣滔天不惟西土遼民
莫不扼腕酸骨抑亦東國臣庶皆思食肉寢皮古者
諸侯有亂方伯連帥得以征討故桓文之事春秋大
之况今遼路腥膻朝命間濶若容此叛賊任其稱亂
則非但覆載之間不可少稽斧鉞之征實惟疆場之
內决難釀成蛇豕之禍事機之間不容毫毛我主

下當字
可疑

上忠貞事大恪謹守邦所重者君臣之義所秉者連帥之權虎兕出柙孰當其責鷹鷂逐雀當見無禮是以赫然震怒大動師旅當職受奉國命董率三軍水陸並進東西合圍義聲所激兵氣百倍伊彈丸一島安所逃脫但今所問者叛魁也非脅從誑誤之徒也所取者與治也非將校禍禪之類也况彼遼地士民首懷忠義來歸本鎮或建功名而受爵命或當隊伍而飽廩粟其於君臣之義將卒之分知之熟矣感之深矣雖迫於凶威從其驅率諒其本心豈欲甘為亂逆之屬永淪禽獸之域哉用是職等頓兵浦港徐觀

去就爾等宜各自矜憤毋為并取夷滅須知叛將之變甚於胡虜亟縛興治來詣軍前則 皇朝自有爵賞本國便行賚賜再造本鎮永為藩輔忠名義烈昭揭宇宙豈不休哉天地鬼神實聞此言職等不汝欺也汝等宜念之

國書

與金汗書

兩國通好迄茲十年實生民之所徼福上穹之所垂佑今者不意事端橫生噴言大至吁其不幸之甚也使臣雖不傳國書其所口伸之辭則大都已悉意有

未同言固無益既有所懷亦難吞嘿茲用直據悃幅以明敗約之端不自我始毋恠其辭之切直也貴國士馬精勇戰勝攻取今又係屬插漢綿地沙漠其雄強之勢宜其自負而無所畏憚也况我國僻處海隅耕桑自養禮義自保兵甲戰鬪本非所習有何相勝之勢而慢蔑貴國自敗盟約乎凡貴國之責於我者大略有三一則漢人之事也二則邊民之罪也三則讒間之說也我國臣事中朝敬待漢人乃禮之當然凡漢人所為我豈可以號令禁斷也當約和之初我國以不肯中朝為第一義而貴國乃謂朝鮮不肯南

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隣之契此上天之所鑑蒞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漢人責我此豈約和之本意耶以臣向君乃窮天地亘古今之大義也以此為罪則我國豈不樂聞而順受乎敝國政令失嚴邊民犯禁此則寡人之過也然而前後踰犯之徒隨即刑戮貴國呵責之來常切遜謝此豈我國故為不直者哉至於匿好貨誅商賈殺姜弘立輕待來使等語皆出於奸細之讒構貴國雖每有此言我國自無此事寡人有何愧焉貴國既以好意相向而於此三者有所不恕有所不察既約為兄弟而書辭稱謂詆罵之言非復

前日相敬之禮使臣之不敢賚回其書固其宜也彼
插漢王子乃亡國俘裔固非貴國二王子之比也乃
者無端抗禮通書書面禮式又為相等之辭其意似
欲與國汗均禮而交我我國豈可安受其書而其所
傳言則誠我國之所不敢聞者也館臣不受其書亦
是不敢自卑其君父寡人聞貴使所傳之言即付荅
於國書中此外更有何辭而往復耶我國自前代事
中國稱東藩未嘗以強弱成敗變其臣節我國之素
稱禮義自守者專在於此今我大明乃二百餘年混
一之主我國安得以一失遼瀋一片地輒萌異心而

從貴國所為耶抑有一說中朝於我國至尊也而然
且待我以殊禮辭命之間未嘗加以慢辭峻責我國
貢獻至薄而中朝賜賚極厚此乃遼瀋人之所明知
奈何貴國約為隣好而每加以卑侮詆罵且如今番
信使之往劫以非禮困辱百端是果待隣國使臣之
禮耶至於贈幣之數每歲增定無有了期貴使之來
辱我臣僚無復禮敬劫賣橫奪靡有止極敵國當初
結盟本欲保境安民而今則民無餘力市無餘貨沿
路州邑所在空置若此不已與被兵而覆亡等耳由
是國人皆奮以和為非惟寡人初心未變者徒以誓

天之盟不可先負交隣之義不可先失故也而貴國
反以我為先欲敗盟寧有是理耶我國無兵可挾無
財可資而所講者大義所恃者上天而已昔者倭國
假道于我欲犯中國而我國以義斥絕是搆兵之端
自我始也而倭國陷我八路殘我萬姓自以為得計
矣曾未幾時秀吉自斃其後國中自亂伏屍成丘流
血成川其所隕首亡軀者皆前日毒我之將士也今
也源氏黜滅平氏而與我通好三十年國富民盛倍
於秀吉之時天道厭兵佑善罰惡茲非其明效耶向
者貴國雖搶我西路不窮兵勢結盟而退其於天道

亦已順矣乃今辱我困我強我以必不從之事徒欲
以兵力之強脅制兄弟之國而至謂我先啓兵端此
不可以口舌爭亦恃上天之臨我而已且夫天心所
繫實在乎民心之去就設使我國守義被兵兵禍雖
酷原非其君之罪則民心必不去而國命或可保今
為貴國恐脅需責剝盡民產使不得聊生則民心必
去國隨而潰矣此是目覩耳接不昧不泯底道理有
非書生小子從簡冊上拾來說話寡人於此亦豈不
灼知而審處乎唯貴國廣慮之深思之幸甚

答倭人問目

元日○書云正月上日即正月一日歲之元月之元日之元故謂之三元節日廟祠履端之祭上下慶賀之禮此最為重我國並行墓祭

上元○正月望日謂之上元日其夜謂之元宵佛書有燃燈事中國仍有觀燈之戲我國則無之只以是朝奠先廟蓋以望日自有望奠故也

寒食○歲時記云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急雨仍禁火為之熟食故云寒食節○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蓋仲春新火將出也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星為大火懼火太

盛故有禁此皆近理之言俗謂介子推焚死故為之寒食非也我國依先儒定禮奠祠廟亦有墓祭社日○社者五土之神用春秋置二社日祭社壇禮也以春秋分後戊字日為社春社不出二月秋社不出八月中國最重此節民俗宴遊

三月三日○雜書有後漢郭氏三月上巳產二女不育故後人忌諱是日皆於水上祓除之說此甚不經今則中國不用上巳而以清明為節日我國則惟用三月三日民俗或奠先祠仍為宴遊

四月八日○此是佛生日故自古禪家燃燈設齋前

澤堂集
朝奉佛故仍為俗節有觀燈之嬉如中國上元今尚有遺俗然我國不之重也

五月五日○謂之端午端始也午者五月所建也古記以五月五日午時謂之天中節蓋五數居十數之中故也荆楚俗以屈原五月五日沉江死故有飯筒投水之祭然非天中節日所從出也我國依禮文祭祠墓

六月十五日○高麗國俗以六月十五日沐髮於東流水祓除不祥故謂之流頭日中國則無之我國亦不以此為俗以望日故奠薦先祠

三伏日○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第一庚為末伏古者重此節為之宴樂我國則無之謂之伏者以金氣方生伏於餘火也必以庚者庚乃陽金也

七月七夕○古今雜說以七月七日為天孫會河鼓之夜故中國民俗有乞巧賣磨唱樂之事其言與事皆不經我國則無之

中元○七月十五日謂之中元此說本出仙佛書故僧尼道俗皆尊尚之有盂蘭盆供醮祭誦經之事我國僧家皆以是日設齋薦先魂氓俗多效之士

澤堂集
卑陰之義也民間依禮文奠先祠而登高飲菊酒則如故事

十月十五日○謂之下元道家有醮祭我國則無之十一月冬至○十二氣日無非節日獨以冬至為節日者以其為一陽始生之辰也古有圜丘奏樂登臺書雲物之禮今者萬國朝賀用此日為首國有宗廟大祭民家亦祭先祠又荆楚俗至日作豆粥以辟疫鬼故我國仍用為節物奠薦

十二月臘日○或稱蜡日今稱臘者取田獵之義也古者置臘而用五德庫藏日如漢用火德故用戌

日是也今行曆法則用冬至後最遠戌日在十二月內者而不依古說我國則用未日蓋以東方木庫在未故也國有廟社大享

除日○歲終之日即謂除日古有儺禮今天下通行其他雜戲各從土俗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一

澤堂集

別一

國書

四十二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二目錄

疏上

癸亥冬論邊乞自效疏

乙丑秋應 旨陳時弊疏

乙丑冬吏曹叅議辭免疏

丁卯三月大司諫辭免疏在江都時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二

疏上

癸亥冬論邊乞自效疏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無 經筵檢討
官春秋館修撰官臣李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
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庸鈍不才最出入下而前後
歷敷匪分又居衆先辭不獲免黽勉供職如醉如寐
苟過歲月每念 經幄論思之地是古人所謂行道
之職苟非其人若不得其言則不可一日冒處者也
臣之忝竊見任已六朔矣而隨衆碌碌口無黑白因

文演說祗累。聖聰以人以言無一可稱不但清議
訾點盡棄平生揆諸國法尸素之罪合行誅罰用是
兢惶反仄常欲極陳所懷盡露愚狂退就閑散省譽
補過顧惟形諸章牘則非侍臣體面所宜發於
筵席則又爲公卿論。啓所壓到口咄咄低首忸忸者
屢矣今以痰嗽眩冒之証不得入侍受暇調理跼伏
私室竊矚時勢有目前必至之憂而無機先可轉之
策。主憂臣辱義不當默敢冒萬死輒獻一言其所
欲極陳者今亦有所不暇及也臣聞古者爲官擇人
不爲人擇官故三代盛時公卿出爲將帥兩漢貴近

之臣或以侍中而征匈奴或從九卿而出太守其所
畀者莫非艱險之地也而使之而無所愛當之而不
爲辱何哉良由臣主一體夷險一志如手足捍頭目
豈復憚其勞苦危傷而遷避之哉苟憚之則其人自
無可錄初不當貴寵之也臣竊觀國家今者內難甫
靖外寇方狃內外選任俱合難慎固無輕重之可論
矣然臣以爲若外寇不至則內憂亦無從而起然則
今日朝廷所當極選者宜莫若兩西關防牧守將領
而自聖明反正以來搢紳之稍有聲稱者皆聚裏
面武臣之傑然有智力者亦多在內地西關一帶所

選任者除兩元帥特薦外類皆時議所輕之人至於
文吏如安景深卞三近之流已不爲清議所容而置
之咽喉控扼之地臣不敢知以爲賢而用之耶抑以
爲有過而謫之耶如以爲有過而謫之則漢唐貶官
雖或遠投嶺外諸州未聞上谷漁陽河西等郡亦以
過謫遣也常人之情非之則沮譽之則勸聞過思改
君子所難狼贖柱厲千載一有今乃退之以罪過而
責之以義烈臣恐 殿下得其報效之未易也臣昨
與司道正崔覲同在試院問及西事覲新自西還道
其本末頗詳大抵兩西牧守將領咸畏寇難在官者

苦於言之官者怨於色靡不以做青爲務圖遠爲期
以海西一路觀之惟黃州延安繕隍詰戎差強人意
其他則一箭不鍛一卒未練臨亂瓦解之形可爲寒
心初還登對時業已具 啓云而其他公私行自西
路還者所言略與覲言符則臣知怠棄逗撓者不但
金蓋國一人而已也凡此者非獨其人之罪也實由
朝廷舉措失當無以激厲其心故也何者彼本以下
中之人又稔嗜利懷安之習徒見功臣名士鴈行清
顯宿將壯士偃息閑地而身困邊城迹阻天陞耳厭
刀斗目愁烽燧能無羨艷之心獨勞之怨哉嗚呼先

澤堂集
正有言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是故秦之銳士不能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能當湯武之仁義夫湯武之仁義固非一道也然豈謂煦煦盱盱以柔敵云爾哉不過曰使民親其上死其長子死於父弟死於兄以至御死轡將死鼓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夫如是孰能禦之此所謂仁義之兵而中國之所恃者也今國家以中國之形當方張之虜彼衆我寡彼強我弱其於角力已不相敵矣而上之所以使下下之所以事上又鹵莽如此其所謂德者果足恃乎臣竊歎堂堂 聖朝濟濟群英明着衣冠高談

禮義幾乎三代之氣色而至於疆域不測之變禽獸逼人禍則舉以付之於無可奈何竈突燕雀之喻不幸近之臣雖無狀一念至此肝膽破裂不知生之重於死也臣自惟材甚腐力甚弱無可比倫然清朝既已薦拔聖鑑不即譴斥則其不以卞安之流待之也果矣區區血忱但望 殿下特發明旨授臣以西路一小縣使屬鎮管大城當一障之任則庶邊鎮聳動知 明主不愛侍從寵暱之臣而置之戰地使與武弁同死生則一着之間風采立異仍於功臣名宰中揀出有幹局者數人假以使號分守大城其間必

有謀畫膽略過臣什百者臣當以死先倡以義相勉
無事則竭力團聚有變則與城俱斃決不如今日之
沓沓而悠悠也若 殿下視爲迂儒大言而棄之則
臣請以吾東方近事証之國初六鎮之拓也金宗瑞
河敬復康純皇甫仁郭連城等皆以臺府兩銓長官
躬親甲冑櫛沐風沙彼時豈無猛將勇夫可以攻取
者而使許多摺紳參錯其間 聖祖神筭必有在矣
其後乙卯倭寇之發也湖南邊鎮望風奔潰方伯急
遣全州府尹李潤慶以別將守靈巖靈巖賴此支撐
倭亦因此退遁至今論者以爲當時無靈巖則湖南

成敗未可知也壬辰之敗也雖因誠格 皇朝大軍
來援實賴忠臣烈士相繼赴難義聲既振人皆向風
故終以獲濟耳凡此皆我國所長而夷虜所短謀國
者忽而不營既無以續吾所短又併沒其所長臣竊
痛之願臣所感則有之矣臣有七十病母無壯兄弟
可以護養而遽欲共投死地此非人情所忍夫以溫
嶠忠藪不免爲徐庶之罪人則臣之此疏知必爲名
教所不貸臣有何好而眷眷如此哉顧今國勢朝夕
危急臣之分義決不可將母退藏脫或大不幸風塵
外逼盜賊內訌則臣之闔門殉國先後等耳又何擇

馬臣言至此可謂不識忌諱計極無聊也抑臣又有一慮焉 殿下以英武撥亂以仁義圖治有非蟻虱小臣所敢窺測者然臣竊念 殿下神智周徧故聽言不免於持難樞機細密故處事常忽於遠大是以忠言混於閑談竒策泥於俗規不惟臣之狂言無所投際而抑恐 殿下雖得頗收猶若有不能用之歎也伏願 殿下憐臣至懇赦臣愚妄特下該局俾速議處則臣雖枯死行間榮如近侍遭遇之感不啻在今不任激昂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乙丑秋應 旨陳時弊疏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承旨知製 教無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李植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叨遇 恩造出入近密三載于茲迂談剩義間或效曝至於 國家大體雖有一二臆見自顧眇劣未敢騰之章牘今幸 聖上遇災警惕親降宸札罪已求言 辭旨惻怛百辟羣士咸思自竭而臣又親奉 聖諭於乙夜之對用是感懼掇拾謏寡不揣微分僭為論列惟 殿下詳思而擇其中臣竊觀自古人主當衰圯之運莅顛沛之勢苟不能振勵刻苦大有所為而因循流弊偷過目前一朝大難之

發大勢之傾無以撐拄抵當則宗廟必至毀辱生靈必至塗炭臣妾必至奴虜宇縣必至分裂土崩火熄之慘與夫荒淫無道自速敗亡者殆無以異譬之疾病死亡之人雖非大腫大癘苟不肯絕嗜欲專攻砭則微疴細疹亦有隕命者嗚呼可不懼哉伏惟國家承累百豐侈之季被壬癸兵火之酷 宣祖大王撥拾辛補僅能中興廢朝間之姦臣堵立倫紀墜地枉直易位幸而 殿下光膺寶命迺續墜緒當此之時二三同德之臣見其易而不知其難圖其始而不惟其終思以爲反正之後政教軍務如運之掌莫安黎

庶鞭笞戒醜殊不難也曾不料法度已毀綱紀已紊風俗已澆資實已空稔災養蠹委靡陷溺已非一日之積非大振作不能以挽回非大變通不能以整頓又非 君上躬櫛沐胼胝之勞令必不行禁必不止振作變通必無可施者也今則不然反正以來姦慝雖懲而私意尚痼淫奢雖革而文具漸復誅討之典可謂嚴矣而或容曲庇焉薦用之路可謂廣矣而或及私昵焉政令之施彈駁之行可謂明白而苟且之譏不均之嘆已不勝其指點矣左右臺省執政任事之臣可謂選任名勝而鬪茸之徒綺紈之輩已不勝

其間雜矣况如戚畹豪貴之爭占田庄復資好畷以
擾害州里者又駸駸如舊矣然而 聖明不問也大
臣不察也有識之士布列臺閣不爲之深非而痛絕
焉者無他焉十年之間三綱斃滅萬品失序以今之
謬濫方昔之污濁猶若詩書法律然故風聲所移耳
目遂卑以至此耳由是紀綱不復振風俗不復正謳
歌者變而吁嗟惛服者肆然謗詆乃如元惡啓心大
逆犯國雖云氣數所關豈無瑕釁所自至於文具之
弊流循之害其爲積衰召亂有大於此者國家疆域
民衆不過上國之一大省而凡模擬建置威儀文物

略倣上國之爲昇平之際侈麗已極自變亂屢經師
旅長征戶口全耗倉廩大空財賦之源蕩涸無餘而
廟社之儀宮禁之供百僚之俸冗官浮食別局濫役
無大異於前日按規式考謄錄競爲虛文末飾有所
過而無所損皆責辦於該部該部責辦於諸路諸路
責辦於州縣州縣責辦於民戶如水注下必到地而
止多爲色目刻其期限剝膚掘髓猶不能供應朝廷
亦豈不知量入爲出經傳明訓因財制用義理當然
哉實由文具未除浮費難省有不可已之用故有無
奈何之故於是東西趨那徵斂多端至於逋欠之追

澤堂集
族隣之侵乃民生倒懸之急邦本斷喪之大者不可
不及汲汲蕩滌當如救焚拯溺濡體焦髮有所不惜令
下三年終不得行大惠已壅大信已失民戶之逋納
牧守之爭辨勢所必至而有司切於需責便劾其怠
慢 殿下厭其申訴輒疑其欺隱上不信下下不信
上至以媚悅百姓爲守令之罪鞭撻衣冠以促期會
此豈盛世之所忍爲者乎至如庶政之不立人材之
難進別有二弊焉曰規例也曰物論也斯二者豈不
美之名乎自今觀之所謂規例者何其猥屑耶所謂
物論者何其悠泛耶本朝經國大典是 祖宗神智

所創而名存實亡弛廢不舉者什常五六也而官師
之所執守毫忽不敢違犯者所謂規例也然而質之
義理而多舛求諸典冊而無徵吏胥操之以指揮官
僚文書非規例不勘坐起非規例不成雖有切急之
務變通之計姦欺之端疎漏之事非規例不敢以義
理裁處庸人循此足以追責奸吏借此足以做蠹雖
有竒材異能苟以意見撓規例則小則取笑侮大則
貽罪咎何事業之能爲又有所謂體貌事體者亦規
例之類也其名亦甚好然非大經大法之所存而出
於庸下之意俗間之禮者多矣朝廷旣以此爲界限

澤堂集
窠臼凡所注措施為皆有一種言語文字雖有奇策
異筭苟不在此窠臼中則亦不免於笑侮試取官府
文書數十帖校之舉皆含糊沒稜角無歸宿處說話
間有按臣即臣牧民該任之臣親當事役稍究弊瘼
狀奏之間時有便宜切實之策朝廷又以平例事體
裁之泛然回 啓略不主張雖蒙準許事多牽掣竟
不施行雖大聲疾呼危機交迫內間策應漠然澹然
隨便措備請糧之回報也臨機善處請兵之回報也
從長施行請事之回報也所答非所問所許非所請
徒耗歲月浪費文書事有必是而不敢力主必非而

不敢力持人有必賢而不敢必用必否而不敢必舍
可刑可賞而不必強請可有可奪而不必強沮輕輕
說破旋旋收斂此事體之最善者也雖如鞫逆大事
必有一段規例規例之外不容以情實推斷不然則
必有後言又如詞命小務亦有一段體式不容以辭
辯抑揚不然則必令竄改其他可類而知也今之朝
著是非取舍之間必曰物論如此如彼然臣竊揣之
又不過事體之類也又有所謂時望者皆出於物論
清顯之選盡由此路然而宰相不主管也 聖明不
講聞也是之者不必皆是非之者不必皆非用之者

澤堂集
不必皆賢舍之者不必皆不肖唱之者不知何人和之者不知何人是特悠悠泛泛者耳一有揚清激濁劈畫利害之論入於其間則其叔牙突兀被人笑怪又甚矣亦有無甚是非而爭之太銳無甚利害而講之太詳無甚賢否而別之太精連章累牘大叫亂聒風聲雖盛裨補安在嗚呼文具也事體也物論也皆當世之維持國家資飾朝廷之具也人孰敢非之哉然使 聖明不能大振作大變通以回危亡之勢者實此數者爲之祟也况其破實事妨要務使智者卷舌勇者掣肘以日趨於委靡渙散之域者又豈可勝

道哉迹其苗脉大抵出於私意務欲模稜掩引爲避嫌遠罪嫁怨歛恩之計其習已成非之無舉刺之不了的難以一事一人而正之美書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雖謙辭其理勢誠有心至者以 殿下之明聖承 列祖之大業百工仰德四方承風何事不可做何弊不可革而直爲此泄泄而沓沓哉伏覩 殿下有聰明睿哲之資有恭儉憂勤之德溫文日就綜理日密前代帝王過失舉無可擬也獨惟私意根柢未盡洒濯義理路脉未盡恢拓天理人慾之幾未盡分辨以聲色貨利現顯醜戾爲人

欲而不知纖惡隱匿拖泥帶水認爲天理便是坑塹
故箴悔之意雖切而復禮之功全踈克伐怨欲雖曰
不行銛鋒悍馬有時難制過情之教不倫之旨不覺
發於觸忤之際威怒橫加舉措漸乖以異懦之俗當
摧折之威孰肯直斥力爭期於歸正哉不過徐徐譬
解緩緩匡救有若居亂世事暴君僭勉而扶持之者
屋下之談與紙上之辭刪減居半如此而欲望上下
相孚官府一體難矣難矣然惟威武之發不免根苗
於私意故陽剛未培浩氣未充一經變故憊慎太過
厭新奇而悅尋常樂因循而重改作以庸俗爲中正

以隘陋爲貞方不察安危大情但思姑息無事不觀
人品高下但取端好寡過斧鉞大權屢託匪人廟
堂成筭多用最下比之覆基雖無敗手手手虛着終
必敗局大約不出於規例體貌之內而流循偷過之
風日長月引常時有若鎮靜無事猝遇變故拱手無
策顛倒苟且無所不至如去年征討适賊今年接待
詔使朝廷舉措大略可見若遇大難有加於此則其
不能抵當的然明矣 殿下方且大修邊幅高拱穆
清儒臣講官以次進退應文備數罕見酬酢又未嘗
開懷討論商確政務未嘗屈已從善獎拔踈遠未嘗

求訪人材未嘗規畫遠圖刑賞號令一切付之自然
之勢何以責臣下之日就委靡乎至如宮室之安服
御之用方之廢朝何啻十存二三然使古之英君詎
辟履此危亡之勢則臣知其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之
不暇何宮室服御之足餽乎嗚呼天下迥亂戰爭方
始大敵壓境八年軍興番漢數十萬人討食於國中
于斯時也 殿下與數三同德之臣戡定內難芟刈
羣兇百里之內前後誅死者數百家此何等艱難之
會非常之舉乎奈何欲以姑息之政濡沫之惠庸常
之論猥屑之例經綸其後哉區區臣愚不敢望 殿

下大有更張但令侍從喉舌之臣得出入禁闥如內
侍府之昵近不惟以備顧問補闕遺仍以察其賢邪
材鄙而進退之又令二三大臣日坐賓廳省閱奏復
隨卽糾正 殿下時接便坐必責以時務使之力訪
羣策有懷必達廣求人材布置庶位其間俗禮彌文
有妨實事害實政者一切去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寺
監可省者省之專務簡易以滌煩碎一以固結民心
修明軍政爲要務凡有妨礙於此者上自宮禁之費
下至官吏之俸盡從減削使兩司多官勿以異同相
嫌各自論 啓得與侍從官陞 殿口陳反覆詳盡

不惟盡得曲折便於聽納因亦察其虛實忠佞以爲異日取舍之地使悠泛之論不得籠罩其間至於語及聖躬過失官闈弊端不問言者之賢否所言之虛實一宜嘉納以獎敢言之氣如是則忠賢興起讜議和輯偷習少回治緒粗立矣惟治兵理財後使之法不得不少加更張雖臣愚淺亦有所講聞於通務之士矣若大本未立而遽欲設施則必同歸文具轉增浮論今則不敢輕議矣惟聖明以隕命之疾疾爲懼不以苦口之瞑眩爲厭勿妄自搗挹以失幾會究觀前史創革之君所以自處者如何待臣者如

何何以使羣策畢集何以使羣材畢進以古準今去短取長於所謂大振作大變通者少留意焉宗社幸甚臣民幸甚然臣此論亦嘗強聒於士夫之間而取笑恠矣或曰天下無事庸人擾之或曰與民休息自然治平嗟乎此實未喻時勢二字而然乎不解倒懸而欲其奠安衽席不瘳痞塞而欲其飽啖酒食是使周宣漢光監戒孝武神宗之事拱手以待亡也寧有是理或謂殿下規模已定羣臣習尚已熟今若振作變通則未必大成適為兩失臣又有以折之矣自古及今治亂異勢安危異情大小異規動靜異便

澤堂集
要不可以一槩論然未有順理而敗逆道而成者也
鯨之防水豈不目前乾淨而績用終敗禹之疏導疑
若其勢泛濫而克告成功何也汨陳之與順叙其理
自不同也今不念民生大困不念寇虐交訐欲以彌
文浮飾坐致昇平其為逆理又甚於鯨之隄防矣孔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今欲以簡刪煩以儉制奢以
誠朴去矜式以實事廢虛套其為順理又易於禹之
疏導矣雖未得大成必不至兩失然且以彼笑此惴
惴焉惟恐生事豈非習俗之惑中人膏肓而然乎臣
不暇遠引前古且以近事微細者證之去歲 回鑿

之初姑仍戎服臣語所親曰戎服雖不可久行若因
此少變之會沙汰官吏減剋僕隸簿書期會一從簡
便則繁費可省機務可速矣曾未一月浮論蜩起連
章請罷得 旨乃已其時說者曰戎服未罷氣象不
佳不逞之人仍以興訛其後戎服雖罷凶書繼聞弘
考愚豎亦敢肆逆何曾覩冠冕而褫魄聞喝道而屏
奸哉徒見彌文日廣浮費日興宴安偷惰日甚一日
此雖臣等循默不言自牽私欲之罪亦緣 殿下窮
理未徹執善不固不能自強自治以循流俗之故也
或謂方今 聖明雖欲振作變通夾輔者非其人則

澤堂集
亦歸於文具也臣又以為不然古今人才固有盛衰
時節然於際會之地未嘗無其人也如符堅之王猛
宇文周之蘇綽周世宗之王朴宋太祖之趙普亦甚
區區而能成一代之業誠其才能足為一國之尤焉
則自足了一國之事何可待二八接武十亂同德哉
况今股肱耳目之地成極其選苟 聖明擇其尤者
畀之重權責之成效則雖有不肖而無能者初必不
敢承當况敢偷惰歲月以誤 殿下國事哉臣不勝
承 教感勵少竭素懷不敢以循例備數之語仰瀆
宸聰惟 殿下詳思而擇之臣不勝感激隕越謹昧

死以聞

乙丑冬吏曹參議辭免疏

伏以臣不才無狀久玷華貫前後莅歷一職不辦血
誠求免終歸虛飾頃居喉舌之地荏苒七朔幸得瞻
依咫尺殫竭夙夜尸素之責比舊差輕而臣又不幸
母病身疾心形俱悴觸事昏錯推劾頻仍再三乞適
勢所難已伏席省咎冰炭交集不意新除 恩命出
於物議之所不料憂惶悶習計無所厝念惟 天地
父母有窮必訴不敢一毫自隱復形於章牘臣之出
身筮仕實在廢朝之初伊時兩銓清議尚未甚泯而

臣已為棄物沉冥田野及至當代四方名士咸集于朝而從前識臣面者僅數人耳臣之才德蔑蔑無聞舉此亦可推矣然猶至今一誤恩濫授無有了期者倘非以文字虛名有以致之耶夫文字實非臣所能設令能是其用極淺不過置之閑局時命以撰述之役如秦漢博士唐宋秘書乃為稱職耳今則不然首尾三載展轉強委皆古人所謂行道之職不可一日苟冒者也而臣旋適旋授竟不得辭罪戾已多疑謗已深自今退伏猶恐不免其咎責豈可更加一層置之決不堪當之地徒以速其狼狽危辱哉臣又有大

不安於朝者今亦不得以諱也大凡士大夫立於朝廷雖無可行之道可試之才若其朝廷號為清明則猶不愧於出處之大義此豈非常情之所願歟頃年以來朝野間別有一種議論視朝廷如小人窠窟所謂甚於爾瞻之世者乃其常談耳雖元臣碩儒介特之士自為舉朝儀表者咸指謂詭隨諂附擬之於涖迹失身之流乃如嶺南士流亦不安於朝每欲求一事以去者亦不耐其唾點故也臣嘗私竊恠嘆以為人情不甚相遠豈今日朝紳果皆污濁耶抑以其經綸際遇之輩多是本來為世擯棄之類而一朝先占

偏重之勢後生創見而駭之耶爾瞻之世士或苟合
豈今日朝廷終不可相容耶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况
此士夫間異論如此其盛寧可不反觀而矍然耶區
區之意若使當事之臣耐煩忍詬公心用人長短相
濟終始不渝庶望漸次融通了無罅隙矣不幸國家
事變多端朝廷舉措漸乖局外之論日以益險且搢
紳之間儕類之中言論意見亦相矛盾不但舊來色
目而已臣誠憂嘆莫知其由但念如臣闖茸亦廁此
間以妨賢路尤不厭於衆論用是一味思退求全素
志不但母老身病心計無聊而然也伏見近來朝著

清忍

間氣色震撼擊撞之機已兆矣 聖上既不免惹起
其端朝紳又不免盛氣相較上下否塞甲乙睚眦方
此國勢萎弱隣賊窺逼之日縱欲出一策施一令以
回危急之勢其道已漠然矣乃知人情保合之難有
如是者 殿下常日慨然欲清朋黨之志今果何如
耶當此之時必得一世公明正直衆所敬憚者以參
銓席猶懼不克况以負累積疵無所可否如臣者當
之而得無敗事無異論哉目今朝紳所為引嫌者皆
以處珙之論耳此論之始臣亦齒伍矣願珙之罪名
不測而朝議以保全為計此非臣之所得作異者也

澤堂集
設令鄭蘊獨當爰盜之名當時漢庭議律諸臣豈皆
陷君不測者乎蓋亦有不得已焉今雖以此見詆臣
固不嫌也至於讒察之名臣於往年 筵席首論其
非矣厥後所謂讒察者乃數三勛臣姑匿告變之人
益加鈞致獄發之後朝廷始知既有微效難以顯攻
搢紳之間疵議則多矣頃來晦聆之事其弊已彰舉
朝咸憤應晨伏刑所憚者晦之腰領全也自 上既
深納臺臣之說又指責李曙等勛臣將臣救過不給
讒察之害更無所慮臣於是時應 旨言事意以為
此是已陳之論而不必槩及雖被浮辭謾語之斥人

各有見又何足嫌獨念臣授非其任不當器使國體
日輕人言日囂公私兩敗身名俱玷此臣之所以苦
心罔極冒死乞免者也况臣力辭近侍旋就要官形
迹之嫌廉恥所係伏以 日月有明肝膈必照憐臣
素無榮進之心察臣小無虛飾之態亟遶臣職復齒
西班或乞仍帶三字文銜時時得佐小小辭命臣當
伏死都下不敢復萌遁思矣其於朝廷量才授任之
道亦為幸甚臣無任懇迫悲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丁卯三月大司諫辭免疏 在江都時
伏以亂不虛生變有所召人事克修而天命不佑者

未之有也以 殿下之明哲承有為之機會太平無
望兵亂相踵 車駕播越再辱泥露此由羣臣不能
少佐下風因循偷惰以臻此極蓋亦無足恠者至於
微臣罪負尤多孤蹤特起 謬恩驟陞首尾踐歷無
非諫爭論思之地而臣才識謏薄論議荒禠上不能
裨補 袞闕下不能糾逖官邪虛談度日素餐廢務
饗榮戀 寵迷不知退循省既往種種無狀當此
回鑿改紀之初臣當首蒙顯黜以勵衆工而誠不自
意復玷臺端靦顏清秩若是其無恥也安有人臣迷
國誤君而保爵位持聲望終免其誅責者乎亦安有

人君覩敗履危而用舊人因舊習終免於滅亡者乎
以此言之臣之不可復入臺府昭昭乎黑白分矣抑
有一說雖在罪悔之中亦不敢不為 殿下盡之也
夫以文藝取人乃末世之弊習記誦詞章古人比之
異端其為治道之害可知矣國朝用人專取文士一
通其塗持循不敗則自翰注以至公卿如登梯級舉
足無礙雖有聖賢豪傑生於此時固難以表著於其
間節行材力之士尤無以進立於前列矣然其所謂
文士者不過記誦詞章之類如臣者僅識表策體制
僥冒科第又記誦詞章者之罪人也 殿下徒見如

臣等輩鼎列臺閣遂謂一世更無人物論議無所取
諫諍無所聽情意未孚上下相睽至於夢卜之求
帷幄之謀古先哲王所以經濟民物戡定禍亂之實
則蔑蔑乎無聞徒以出入數紙啓狀為中興之遠
略嗚呼不亦難乎昔西晉趙宋之季崇用虛華因循
獎習拱手召寇忽若無端其君非有桀紂之行其臣
非有飛惡之罪而國為丘墟身死墻壁為千古笑端
此豈獨其臣之罪哉所以用之導之者亦非也臣是
今日虛華之魁也每念及此毛竦骨汗若無所容將
欲自悔則獎習已成將欲自恕則罪釁已多區區之

望只願一聖明先黜臣身以開賢路必得朴實忠謹
慷慨言事者置之此位以自輔益國家幸甚臣披肝
瀝血更無所隱天日在上不敢虛飾不任悲苦祈懇
之至謹昧死以聞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二

澤堂集

別二

疏

二十一



